



作家摄影

用图像捕捉诗意

□黄土路(壮族)/图 黄珂/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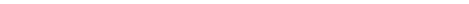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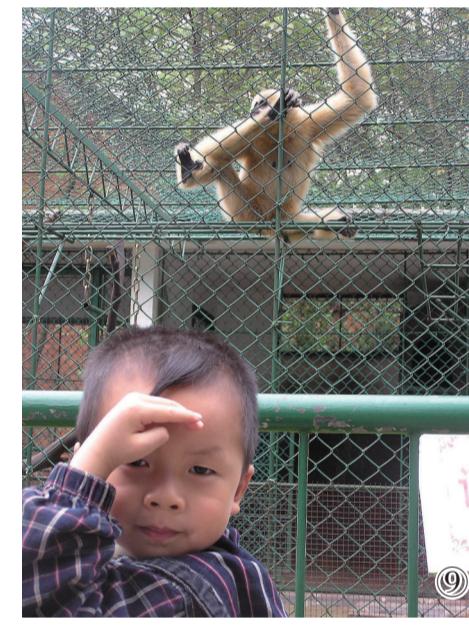
“呼吸——黄土路摄影作品展”近日在广西北海举行。黄土路,原名黄焕光,是来自广西巴马县的壮族青年作家,曾出版小说集《醉客旅馆》、诗集《慢了零点一秒的春天》和散文集《谁都不出声》《翻出来晒晒》等。在写作之余拍摄了大量的照片,以另一种方式记录自己对生活的发现和感受。此次展览在“六一”儿童节期间举行,所以展出的作品以儿童题材为主。

“能让我感觉自己与这个世界的联系的,是呼吸。”对于展览的名字和主题,黄土路谈到:“‘诗歌的节奏就是呼吸。’2011年9月,在黑海边一个名叫纳塞巴尔的小镇,保加利亚诗人冈纳夫认同我的这一说法。但他补充道,‘有时候更是摒住呼吸。’他的说法让我心动。其实摄影就是一种摒住呼吸瞬间的选择。它无关专业或者业余。无关器材。它只与您的人生观、价值观有关。与您关爱什么有关,与心跳有关。有时候,摄影是快乐的。有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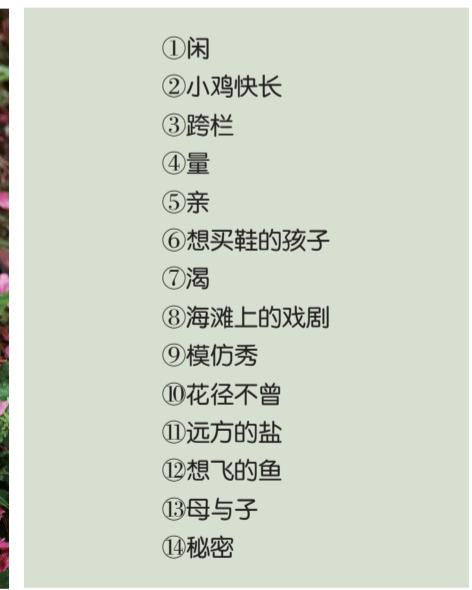
候却无快乐可言。你看到了什么,你想留住什么?摒住呼吸,按下快门。”

“即便镜头对准寒冷的雪,他的影像里依然有温暖的阳光。”作家王祥夫这样评价黄土路的摄影作品。而在作家于晓威看来,黄土路写诗是为了在泥土中发现铁,而他的摄影其实恰恰颠覆了他的诗铭,是在现代之铁中守候仅存的泥土。作家李浩谈到,黄土路是一个脱离者,但他一直有着对周遭世界的热情和悲悯。通过他的作品,我们看到了一个自我的世界,它和我们生活的世界平行或悖谬,有着更为绚烂夺目的光。

评论家张艳梅说,“字词间响起天籁,光影里醉了灵魂。”作家何述强说,“他的摄影,是色彩的诗歌,见人性的暖意”。是的,黄土路试图将写诗的那份情怀寄托到自己所拍摄的作品中,虽然不一定做得非常好,但也颇为可观。



- ①闲
- ②小鸡快长
- ③跨栏
- ④量
- ⑤亲
- ⑥想买鞋的孩子
- ⑦渴
- ⑧海滩上的戏剧
- ⑨模仿秀
- ⑩花径不曾
- ⑪远方的盐
- ⑫想飞的鱼
- ⑬母与子
- ⑭秘密



痛惜

——鹿回头走笔

□亚根(黎族)

在鹿回头采风的那些日子,包括回来的这些日子,我直被一种类似失去亲人一样的痛惜之情所左右着。因为好好的古迹——仙人足印、天雷打石和石锣、石鼓,像蒸发似的一个接着一个失去了,再也见不着了。

仙人足印,一只在仙鹿湾滩岸的一处平坦的岩石上,一只在小东海湾滩岸的一处嶙峋的礁石上。传说古时,这里还是一片幽深的大海,黎族先祖之一的大力神在垒山造地时就到此挑运沙石。由于箩筐有漏洞,漏出的沙形成了海畔平地,漏出的石头形成了南北两座岭地。他的步伐迈得很大,一跨就是几公里,因而他的左右足印镶在了东西两面滩岸的岩石上。不料,巨石之下有一个溶洞,洞里住着一只蜈蚣妖精。某一天,蜈蚣妖精趁他远去之机,将孩儿拖进洞中吃掉了。他回来不见孩儿,慌忙四处寻找,呼唤,好不容易发现了溶洞,洞里散发出一股股血腥味。他钻进洞里不远就发现了孩儿的血迹和头发。他觉得不妙,转身逃出洞外,

跪地向上苍悲声呼告。天帝派雷公下凡察看,发现溶洞中隐藏着吃人的妖精,第一次发力劈开了巨石,第二次发力劈死了妖精,燃起了熊熊大火,岭地被烧得光秃秃的。当时,被劈开的巨石分成两半,一半掉进了海里,一半立在原处。留在原处的石头上清晰地烙着大蜈蚣的身迹。

石锣、石鼓,在北岭中部向南方向的岭腰处,是一种有一定宽度和厚度的片石,能敲打出锣和鼓的声音。据说古时,有位年轻猎手与仙鹿变成的姑娘恋爱成婚后,不仅生儿育女,还回到五指山区,带动他同族的部分兄弟姐妹将家眷搬来,当时来了二十来户人家。他们原来居住在森林和河谷地带,以野果采集、园地种植、畋猎、捕鱼为生,来到此地之后,保持原来的生活状态,只是从河流捕捞改为海洋捕捞。石锣、石鼓派上了用场:人们祭祖时,充当歌舞的伴奏乐器,人们有各类大事要事商议,或者强盗来犯时,充当紧急聚众的传声号角。

不论是酷似人的手脚、动物的身形也好,酷似民间打击乐器也罢,这些古迹的解说权与处决权并不仅仅属于今天的任何人,而是首先属于最先抵达和用心呵护它们的远古先辈。也许,有人会认为“不就是几块石头”或者用“大自然的鬼斧

的巫歌”。它们所包容所维系的善与美,从开始的那天起,就像富有爱心的造物主,在把亘古的垂爱赋予鹿回头的同时,也将美丽的基因奉献给这里所有的人们。这种善与美不会掺杂任何非分的东西,反而会使古人圣洁的心灵和故事流传下来。

无论如何,我是有责任的。我是本土文化和人民所滋润而成的一名作家,我见过像作家冯骥才这样关心爱护传统文化的热心人,并欣赏他们奔走、呼吁的可贵之举,可我却一直按兵不动、萎靡不前。而且,我在三亚生活了多年,与古迹近在咫尺,至少可用摄像的方式保存、保留它们,但我连这一点也没能做到。我是麻木不仁的。我无异于熟视无睹的“看客”,虽然不是亲眼目睹它们在工业机器无情的发威之下趋于坍塌、倒地,却也眼睁睁地看着横竖躺在地上的碎片、残渣和无从辨认的原在根基。我无异于被逐步拔去根基的人,最终也许就像西蒙娜·薇依所说的“真正被拔根的人只有两种表现:或者他们落入一种灵魂的惰性状态中,几乎无异于死亡,就像罗马帝国时期大部分奴隶那样;或者他们总是倾向于投身于——常常采用最具暴戾的方式——那些不是尚未被拔根的,就是已经被部分拔根的人的拔根

的活动中。”

我无意于攻讦任何人,只愿给消亡的黎族文化留下一份别人可能会忘记留下的事后纪念;我无意于像疯子那样企求古迹重现,只愿来一回对看不見摸不着的影子的再次寻觅。到了今天,我只能徘徊不去,在它们原先立身的周围无助而伤情地徘徊不去,一圈又一圈,一个折返又一个折返。到了今天,我只能脚躅不离,我多想从林间啾啾的鸟鸣中领受一次逝去灵魂的猛然痛击,我多想从掠过身边的风声中听到它们的呼唤,哪怕是远方传来的微弱的一点点声音。

到了现在,一切的痛惜或忏悔也许无济于事了。因为,鹿回头这片风水宝地上的开发速度还在飙升,面积还在扩大,恐怕南岭地带的古迹(爱情崖、火鸟洞、公石、寿石、雷鸣石、螃蟹石……)的命运已趋近岌岌可危之边缘,没准哪一天也步入先者消亡的后尘。为此,我担忧,我惧怕,我战抖,我恸哭,我不要接受再来一番痛不欲生的痛惜!为此,我不得不向高贵的开发商们发出一种诚意的恳求:假如觉得古迹丑陋,假如觉得古迹碍路,那就敬请你们探寻一条两全其美的路径——既可让自家获取丰硕收益,又可让它们存下去。